

南史

卷二十九
之六

涵芬樓
影印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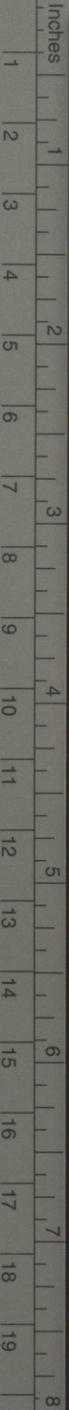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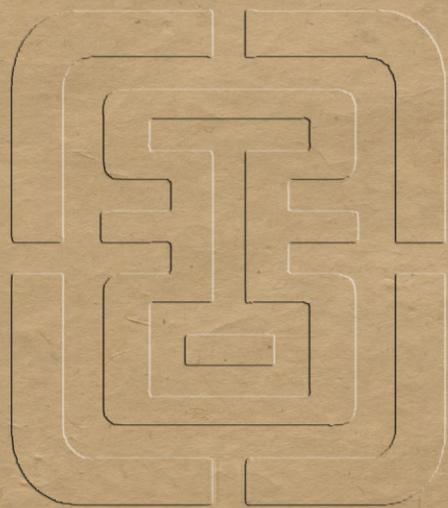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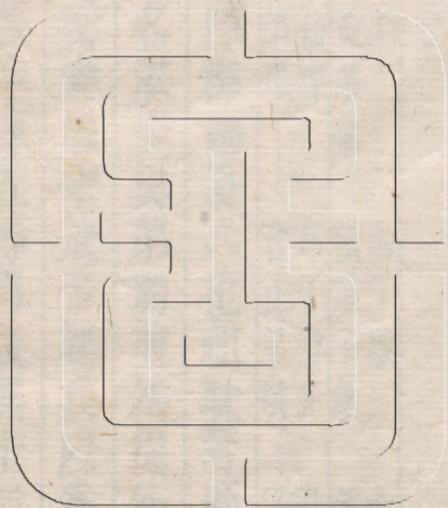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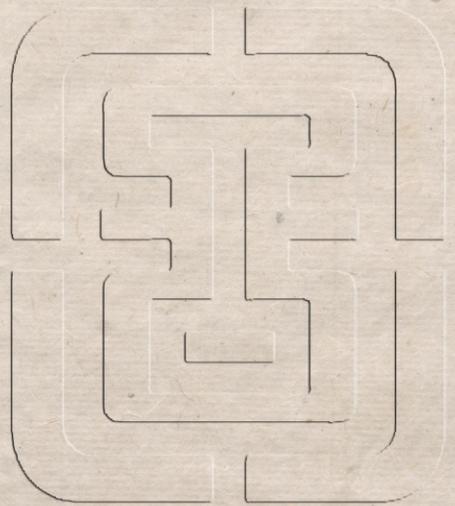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南史卷二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六

袁湛

弟豹
顓從弟粲

豹子淑
顓弟子象

淑兄子顓
象從弟昂

馬仙琕
樞弟憲

昂子君正
君正弟敬

君正子樞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

拜授武帝帝冲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卽位以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公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植並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

檀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並贖論後爲丹陽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迺豔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踈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

南史卷二十六 死傳
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人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

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乃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剋但旣剋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

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劾使登車辭不上劾命
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劾卽位追贈太常孝武
卽位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
王僧綽卜天興四家長給廩淑文集傳於世諸子並早
卒兄洵吳郡太守諡曰貞洵子顓

顓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
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
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
意從容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
而入顓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

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顓又陳慶
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
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
部尚書封新塗縣子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
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
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顓慮禍求出
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卽以顓爲領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舅蔡興宗謂曰襄陽至惡
豈可昌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失今日之行本願生
出彪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
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
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
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脩兵械會明帝
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
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
顓子祕書丞戢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
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
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卽
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顓本無將略在軍
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

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
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答
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
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
擁甲以待之明帝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曰卿
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
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鷲謂
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
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
馬勞將士顓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

散豈非天耶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
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
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
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明帝忿顓違叛
流尸於江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卽位方得
改葬顓子戩昂戩爲黃門侍郎戍益城尋陽敗伏誅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
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
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
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

踰戶其從兄顓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
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
欲與顓婚顓父洵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
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卽位稍遷尚書吏
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並於
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
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
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
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爲
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

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與顏
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携蒲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
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
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
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
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出爲海陵太守廢
帝卽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胷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
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
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明帝泰初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

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
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
映性孝履順棲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
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
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
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寞嚴叟沉冥
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
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
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並狂反謂國主之不
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

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
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
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孝武時求改名祭
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祭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
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爲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
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
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
又領丹陽尹祭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
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
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祭率爾步往

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
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屨白楊郊野
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
門求進祭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
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爲
尚書令初祭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
塼碎傷目自此後祭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
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
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
母未嘗言及祭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祭故自挹損

南齊書卷二十六 廢傳
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劔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命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

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帝旣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幘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

南齊書卷之二十六 齊書 列傳
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
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
任侯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
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
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
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帝入屯
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
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剋日謀矯太后令韞
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節侯
伯等並赴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

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
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彥節已奔歎曰今
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
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
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
彥節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
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
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
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死兵士人人莫不
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

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舩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旣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侯伯等其夜並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昌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犄狗戲

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彥節並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霑優隆於是並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閣中旨用嗣祖爲師

彖字偉才顓弟覲之子也覲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顓見誅宋明帝投尸江中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爲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

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疎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

瓜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憔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旣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充臆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諡靖子彖宗

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儁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哀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何潤亦稱才子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旣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韶奈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顛之子也顛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顛敗

時昂年五歲乳媪携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顛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顛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葬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

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字千里後爲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

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
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
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
之後從服葢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
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
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
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後爲御史中丞時
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
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初昂爲洗馬明帝爲領軍欽昂風
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

美名親經相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
帝甚悅尋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
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
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吳興太守永
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
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
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喻雅
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
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億兆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
掃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

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
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犄角而足下欲以
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
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
去就之宜幸加詳擇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
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
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
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
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
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

默寧沮衆帥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
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
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
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
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
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
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曰恩隆絕
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萑枯未擬樞衣聚足
顛狼不勝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洞檢
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主之

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
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
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
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
徒藉羽儀易農就往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
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
愚臣頓昏大義狗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
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
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
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

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
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
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遺射
鉤卿無自外尋爲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
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
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
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
年爲尚書左僕射尋爲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
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
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

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
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爲貴昂在朝謔世號
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昂獨表言宜
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
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
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卽
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行
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
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
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聞於前覺無誠

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戶自念
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
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
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
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
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贈官慎勿祇奉
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諡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初昂
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

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
果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仕齊位豫

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漕建康城平仙琕舉哀謂衆曰我受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爲忠臣君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

士帝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爲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含洹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旱生使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

率衆爲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
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擒馬廣送洛陽仙琕
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琕坐徵
還爲雲騎將軍十年朐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晰以城降
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
焉仙琕累戰破走之進爵爲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
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
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
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
剋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

軍諡曰剛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
代女云子巖夫嗣

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
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
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爲
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
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
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
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焚
神一郡無敢行巫遷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

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子樞

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沉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貴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儉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

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爲侍中掌選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蒧生子岳主及岳並卒于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蒧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與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

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卷而醕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旣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爲當天嘉三年爲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

有遊其門者廢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諡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漑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

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與蹟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
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
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
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
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
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
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
到漑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漑祖
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
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

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
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
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
王勣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
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
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
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
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
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
有司具法者卽伺閑爲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

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樞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

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答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

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
栢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
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人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
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
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
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開府
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
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諡曰簡長子承
家仕隋至祕書丞國子司業君正弟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
子中舍人魏剋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州
依歐陽頎頎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
帝卽位遣章昭達討紇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
徵爲太子中庶子歷左戶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
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二年卒諡靖德子子元
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仕梁歷諸
王府佐侯景之亂泌兄君正爲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
東宮板泌爲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
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

平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爲侍中使於齊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諡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顛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象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粲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旣被旌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旣而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爲稱職蓋

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
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泌立履之地
亦不爲替矣

南史卷二十六

南史卷二十六考證

袁顓傳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
待監本誤得今从宋書

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猶監本訛獨今从宋書及閣
本

袁粲傳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濯監本訛
濯今从上文改正

袁昂傳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欵○申監本訛甲今从梁
書

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各本俱脫

當字今从梁書以監本爲是

袁昂子君正傳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一

郡巫長○師萬一本作萬師

袁樞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藏各本俱誤

藏今考陳書从監本

袁憲傳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監本脫求字今

从閣本增

袁敬傳諡靖德○靖一本訛曰今从陳書

南史卷二十六考證

南史卷二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七

孔靖

孫秀之
秀之曾孫
與

孔琳之

孫觀

殷景仁

從祖弟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爲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遽

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立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立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立以季恭爲會稽內史使齎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卽叩扉入郡嘯父本爲桓立所授聞立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境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卞山王居

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脩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子靈符位丹陽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

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
答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慤實有材幹不存華飾
每所莅官政績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
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卽位追贈
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
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
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
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
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
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

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
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
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
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
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靈符弟靈運位著作
郎靈運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
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
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出爲臨海太守在
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

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
政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
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
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
不食而死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
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負

負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
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
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
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郎沈炯爲飛書

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負廷議理之竟得
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繫或薦負於賊率侯子
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
莫不卑屈負獨無所下或諫負曰不宜高抗負曰吾性
命有在豈有取媚囚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
逼士庶負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
不能終三年喪唯負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
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西掾梁
元帝於荊州卽位徵負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
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僧辯

爲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魚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魚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魚建康令武帝剋日決戰乃令魚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魚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

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魚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魚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陳文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魚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遷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魚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

殷法卿等須遵此意，與乃流涕獻欬，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與爲太子詹事。」廢帝卽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爲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卽位，爲始興王長史。與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剋復淮泗，封賞敘用，紛紜重疊，與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識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

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與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與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

居太子詹事負又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負負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負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羣晉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廡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

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桓立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閣祭酒立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

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立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

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立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脩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

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
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
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
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
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
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
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
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
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
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

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卽用一印無
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
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
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
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
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
游費實爲人患者乎凡人事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
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
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產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
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

南史卷二十七 列傳
除宋武帝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
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
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
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
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
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
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
元年卒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
覲

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

早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
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
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以覲及司徒
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
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
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
可變邪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
徙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祕書監廷尉卿爲御史
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
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

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裳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

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陽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覲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

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
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卽位召爲太子詹事遣
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
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瓌入東慰勞瓌至說覲以
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
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剋覲然其
言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瑛二子淹立並在都馳信密
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
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
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

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度浙江琛遂據
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
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旣東明帝卽以代延熙爲義興以
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
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
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
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
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破岡休
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
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

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卽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瑛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湯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嶠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瑛

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人餘皆原宥覲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覲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剋覲弟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以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

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議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卽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爲黃門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爲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

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爲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

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主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

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爲祟追贈侍中司空諡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幼而

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自五兵尚書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

羹盡勗云益殷蓴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筋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爲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彥回並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爲丹陽尹引爲郡丞袁昂先拜祕書丞求臻爲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倩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爲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冲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卽淳女而冲在東宮爲邵所知遇邵弒立以爲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爲劭盡力建鄴平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

知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
 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
 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已之度可
 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達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一
 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
 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幸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
 矣乎

南史卷二十七

南史卷二十七考證

孔靖傳言項羽神為卞山王○又一項羽神事

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一本無

左字又餞字上有親字

靈符慙寔有材幹○材監本誤堪今改从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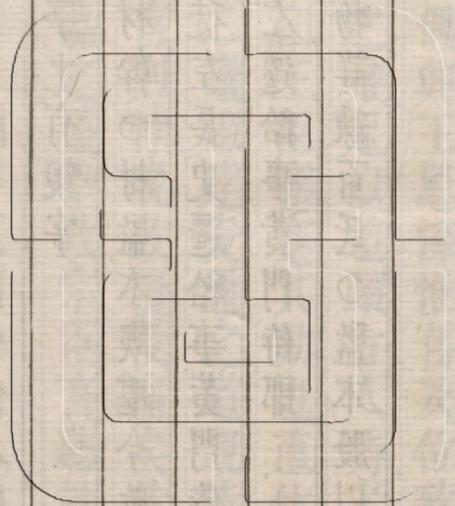
孔奐傳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一本作除

司徒長史左遷給事黃門侍郎

加以識鑑人物詳練百氏○監本脫以字一本并脫識

字

南史卷二十七考證



南史卷二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八

褚裕之

弟淡之 立孫球 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 彦回 彦回子賁 秦
 秦子向 向子翔 彦回弟澄
 彦回從弟 焯 焯子灃
 潤孫珩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哀之曾孫也祖歆
 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
 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
 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

乾隆四年校刊

南史卷二十八

列傳

一

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卽位爲祠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爲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

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遙以鄮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朓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

南史卷二十一 齊本
士並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
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
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
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諡曰
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
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
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
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
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貨資財豐積坐免官
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歛無不厚加贈

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
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
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
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
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暉尚宋文帝第六女琅
邪真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暉子續位太子舍人
亦尚宋公主續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
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
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齊爲溧陽令在縣清
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

南史卷二十八 列傳
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
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加給事中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
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
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
實有意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爲太子中庶子司徒
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戶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
爲吏部尚書復出爲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
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彥回

澄登輕舟南奔彥回始生一男爲劭所殺孝武卽位以
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後拜尚書
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諡敬侯子彥
回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
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並着芒屨於齋前習
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
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并湛之率左右
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
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

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
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
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
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
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
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
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
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
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
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

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
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
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
之知也帝之在蕃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
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
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
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
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
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旣調風神諧
暢王或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

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儉人常珍奇與薛安都
爲逆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
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又叛彥
回後爲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
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
羅襪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寘此函不得復開彥
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
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
彥回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
旨復爲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晨昏

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
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
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旣而王道隆
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
不復可識暮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
哭禁弔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
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
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高帝餉物別
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

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兗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粲荅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

固辭又以葦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

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
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
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退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
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
公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
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
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
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
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

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
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耐盛暑欲夜出彥回與
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
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
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
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荅
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
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
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
動宅嘗失火煙燭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

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
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爲錄尚書事
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
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
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
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
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
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
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
彥回班劔爲三十八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

篤病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
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
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
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
祕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
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
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吏又以彥回旣解
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
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
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

南史卷二十八 列傳 九
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劔爲六十人葬
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
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回始
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主璉璉璉啓宜贈南康郡公
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
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
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
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
綦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

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
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之不與
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瀕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
開以杵槌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
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
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
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耳
永明七年卒

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
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綦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

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諡穆子蔡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翔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卽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正玉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

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彥回後尚吳郡主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

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得一物如升涎裏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爲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襪又贖彥回介幘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

見知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爲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

南齊書卷之卅九 列傳
好戲以輅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
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
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員郎從未明帝射
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
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
疑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
驪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
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斅入殿
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

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
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
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
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
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
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
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
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貞子子湮

湮字士洋仕梁爲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
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爲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

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卒澣之爲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澣子蒙位太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訓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

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鎖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踏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

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旣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炤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南史卷二十八

南史卷二十八考證

褚裕之傳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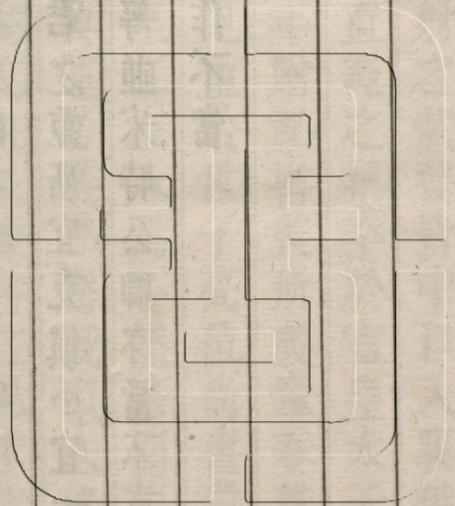
監本訛欺今从閣本

褚彥回傳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宜一本作以

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

當不一本作不當

南史卷二十八考證



南史卷二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九

蔡廓

子興宗
擢孫凝

孫約

約弟擢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繚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為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

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
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
輒殺人御史中丞王淮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
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
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
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爲
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
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
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
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

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
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
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
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
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
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
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
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
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
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
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
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
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
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
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
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
宗

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
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
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

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
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
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
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
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爲中書侍郎中書令建
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弑立僧綽被誅
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阼累
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
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
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

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
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
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
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
叫興宗從容正色荅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
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
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
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荅曰
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
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鑣付寧州親

戚故人無敢贈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
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
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
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
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許
斷以禮律義有合關見從出爲東陽太守後爲左戶尚
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
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媠尚書僕
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
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

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

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
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黃門領
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
何之間且己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
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
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
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
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
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
署案旣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

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
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
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
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
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
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
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
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欲以徙大
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
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項前

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
外甥袁顛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
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
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
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
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
內外旣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
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
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
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

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
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
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
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
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
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
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
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
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
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

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
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
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
之今若沉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
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
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
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
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
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
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爲玄

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
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
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
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
信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敦宅興宗乘馬
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
深達此音招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極殿
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
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
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

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
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
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
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麤足者直如此
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
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
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
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
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
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

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
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
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
送袁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潛然流涕上
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
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
劉劬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
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
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
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

城反後遣使歸欵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

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官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爲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

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
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
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
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
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
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固辭不拜興宗行己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
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常通興宗侍兒
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作容興宗奇其言對

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
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
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
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
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
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甚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
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顓始生子豕而妻劉氏亦亡興
宗姊卽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
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
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答曰卿諸人欲

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妨言豈是不可違之處
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顛又禍敗彖
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與宗女無子娶居名
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與宗並不許以女
適彖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
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
旌克讓之風初與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
曰亥年當作公官有中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
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
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大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
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
旣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出
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
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
化自理臣亦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
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爲錄
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祐曰蔡
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
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

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擢
擢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
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
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
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吳興太守
初擢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
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
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擢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擢內
以金釧賂擢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搥登聞鼓訟之為有
司劾時擢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耻口不言錢及在

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
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為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
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擢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
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
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祇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
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擢堅守不動命眾出
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
名稱又為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
事者多少擢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
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擢風骨梗正氣調

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擢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擢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帝嘗設大臣麩擢在坐帝頻呼姓名擢竟不荅食麩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擢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疑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

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諡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疑

疑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疑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

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疑曰我欲用
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疑正色曰帝鄉
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
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
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
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疑與
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疑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
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
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疑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
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

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
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出內所踐不隕家
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
及疑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
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
教之深尤也

南史卷二十九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蔡興宗傳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宋書荷字上有負字

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一本無史字誤

蔡疑傳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僉一本作檢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本卦錄

蔡發與若然以愈痛黃熾之圖若真大門兼美之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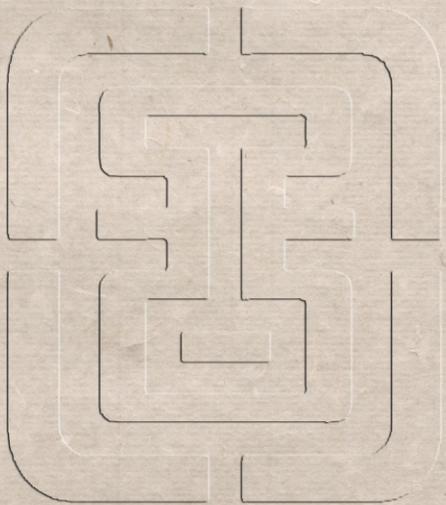
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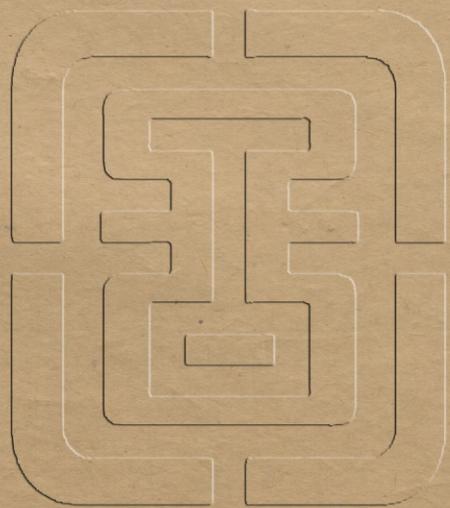
為毀今史融新之雜漢大善卦與備時○一本飛中

負字

泰興宗朝蔡尚書今日可謂諸滿矣○宋書傳字上序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